

標點校勘本

孫曉 主編

大越史記全書

四
本紀續編「二」續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

標點校勘本

大越史記全書

孫曉 主編

四 本紀續編「二」 續編

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
人民出版

大越史記本紀續編卷之十八

黎皇朝紀

敬宗惠皇帝

諱維新，世宗次子也，在位二十年，壽三十二崩，葬華巒陵。帝容貌雄偉，繼體守成，而天下晏然，然偏聽邪謀，致有不祥之事，良可悲夫。

庚子慎德元年十一月以後，弘定元年。明萬曆二十八年。夏五月，大水。

是時，太尉、端國公阮潢陰使薊郡公潘彥，壯郡公吳廷弻^{〔1〕}，美郡公裴文奎等謀反。平安王與諸臣方議征討，潢欲售私計，托爲請兵追擊，遂大燒營寨，潛回順化。此時國內擾攘，人心搖動，王乃翊扶皇上回鑾，以圖固本。

時潘彥、吳廷弻、裴文奎等引兵附莫，招安城市。既而彥疑文奎有異謀，乃使人射殺文奎於江中。彥自稱

〔1〕 內閣官本、國子監本作“弻”，引田利章本、陳荆和本作“峨”。

爲節制郢國公，廷弋稱爲太保、花郡公，彦弟缺名。稱爲前步營瓊郡公，用莫乾統年號，牌示禁止。文奎妻阮氏年欲爲夫報讐，泣謂本軍曰：“有能竭力報恩，殺得彦者重賞。”彦聞之大怒。六月朔，彦發軍至黃江交戰，文奎妻兵射殺彦于江中。

平安王遣僉都御史嘉祿子黎義澤賫書于廣南太尉、端國公阮潢曰：“大臣與國，義同休戚。舅以國言之，則累世勳舊之臣也。以家言之，則親親之義也。頃以偽莫僭干，國運遭否。先祖太宰興國昭勳靖公興國公阮淦乃平安王之外祖，故亦稱先祖也。首唱大義，翊莊宗皇帝於崎嶇之間，名分復正。先祖即世，先考明康太王當國重寄，以舅肺腑之親，委以順廣二處，舅自受命，撫安方民，寔有其功。先考上賓，甥掌兵政，仍舅舊職，累書催督財賦漕運，以濟國用，舅每以海道艱阻爲辭。及京城既復，天下既定，舅始從容就道，朝廷優加管河中一府及山南上伴七縣，授以右相，意欲舅與左相榮國公黃廷愛左扶右持，以濟中天之業，安南國之民。比者逆臣潘彦、裴文奎、吳廷弋等萌心背叛，稱兵犯順，甥方與舅料理兵事，追勳逆黨，不期舅不待命，私自擅回，騷動方民，不知本舅意耶，抑誤聽彼計耶。茲裴文奎、潘彦互相攻擊，俱被殺戮。乃知天道昭明，禍不旋踵，舅亦知之矣。事既如此，舅果能超然覺悟，追悔前咎，思先祖之勳業，當使人奉書詣行在拜稟，督集財賦，以供國用。則以功準過，朝廷自有典憲。而舅之前日勳業，得以復全，累世勳名事業，永永不替。若其不爾，則以

順攻逆，朝廷用兵有名矣，舅之名節當如何耶。舅在兵務，常以經史留心，其審思之，毋貽後悔。”義澤行至境內，揣知潢素多謀，自貯詔書于筒，置于野外叢處，使舍人移來。潢聞之，謀奪詔書，圖辱使者，夜令勇士就于住處，劫奪囊橐，罄盡回看，不見詔書。又使就于住館悉焚之，潢以爲書文盡焚於烈焰之中，明日親率將佐，整飭象馬儀衛來迎，望見義澤兩手捧書而至，乃自駭愕，顧謂將佐曰：“天生主將，朝廷有人。”自是無復有睥睨之志。

東土人偽威武侯缺名。率本道兵船艘三百隻，自稱海陽大將。莫宗親偽祁惠王招山南兵，自稱南土節制。

時莫茂洽母偽稱國母，代居尊位。莫氏宗室及餘黨前避山林者，至是與茂洽長子缺名。並赴京拜謁。茂洽母使人迎敬恭，自推恩賞，上自官員，下至庶民，不拘新舊勳勞，各封爲都指揮使、同知、僉事、左右校點等職。

秋七月，敬恭在關門，發行至武寧市橋。吳廷弢等各率本屬縣兵往迎之，敬恭皆仍其爵。於是天下官員將士共迎敬恭至京師。

時帝在清華，留鎮郡公鄭林扶駕，遣尚父平安王出兵拜頂處駐營，偽雲郡缺名。來降，令饒其罪。

八月，進兵出長安，捉得茂洽母在中都城，船出喝門，直進至京。莫兵大敗，溺死者不可勝計，由是盡復京城。數日，潘彥弟瓊郡出首，亦饒其罪。時偽西道將涯郡，缺名。高郡缺名。據兵于日昭地方。夜時大兵潛

至日昭營，涯郡驚走，收獲船四十隻，象七隻，來獻軍門，王大喜。

九月，捕得吳廷弑于天德江，獻營門，令斬之。偽威武侯，南陽侯缺名。將船二百隻至青池縣翁莫處與官軍交戰，大敗。威武侯走據海門，禁遏鹹鹽買賣。

冬十月，平安王差海郡公阮廷倫領兵南征，船至黃江口，與南陽交戰，敗走。棄船四十餘隻，收兵回京。王大怒，遂罷其職。

十一月，大赦改元，以是年爲弘定元年。

立浮橋過大江于翁莫津。

十二月，殺萬郡公缺名。在草津。

莫敬恭走至金城縣，使南郡缺名。據南昌縣，立營寨，水步日夜巡守。南郡殺威武侯，取其糧食。山西將涯郡，高郡等避居大同，土官陰毒殺之。

辛丑弘定二年明萬曆二十九年。春正月，平安王大兵進發，與賊黨南陽交戰。官軍前鋒振郡公缺名。亡于陣，會賊黨南郡，弑郡俱死，官軍大勝，收獲船艘婦女牛畜財物以千數。還京，梟南郡，弑郡二首于長安，以令衆。後又擒得南郡季弟漕郡，渭郡來獻軍門，悉斬之，令下招安，人民悅服。

三月，平安王差兵畧定海陽，莫敬恭聞之，自棄兵馬而走，大兵進至，悉燒毀營寨而還。

夏四月，擒得偽勇郡，誅之。勇郡，青池人也。

天雨石。

五月，修築堤路，自彰德至美良，以待迎接乘輿。

秋八月，帝自清華進至京師，登御正殿，有黃龍之瑞。

冬十一月，始開鄉試科取士。

十二月，命登郡公阮啟領兵畧定山西、京北地方，明年二月還京。

壬寅三年明萬曆三十年。春二月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中格阮登等十名。及廷試，上御敬天殿親策。賜阮登等二名進士出身。阮珙等八名同進士出身。

閏二月，大同土將淳郡公缺名。來降。

三月，天雨雹。

夏四月，俘獲偽惠武王，檻送京師斬之。

是月望，月有食之。

秋八月，平安王觀兵于草津。

癸卯四年明萬曆三十一年。春三月，月中有黑子三點。

夏四月朔，日有食之。

清沔人夜入殿中，坐于龍椅，命斬之。

是時，平安王疑登郡公阮啟有異心，命內監岳郡公裴仕林械繫之，按驗無贓，一年乃赦。

甲辰五年明萬曆三十二年。春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中格鄧維明等七名。及殿試，賜阮世標等二名進士出身。鄧維明等五名同進士出身。

丙午七年，明萬曆三十四年。遣正使黎弼四，副使阮用、阮克寬等如明，進謝恩禮。又遣正使吳致和、阮實，副使范鴻儒、阮名世、阮郁、阮惟時等二部，如明

歲貢。

丁未八年明萬曆三十五年。春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中格吳仁澈等五名。及殿試，賜劉廷質進士出身。吳仁澈等四名同進士出身。

戊申九年明萬曆三十六年。春，二月初三日，日中有暈兩重。

是歲，天下飢，秋冬，粟米大貴，人多餓死。

庚戌十一年明萬曆三十八年。春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中格阮進用等七名。及廷試，賜阮文奎進士出身。阮進用等六名同進士出身。

冬十月，戶部左侍郎、衍嘉侯黎弼四啟言於平安王：“其一，定世子，預付兵權，以固人心。其二，處置强藩，以一制度。夫王者以天下爲一家，卧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。茲太原、諒山、廣南、順化等處本是先王境土，曠年積弊，任彼自爾强梁，若不處置，恐爲異日之患。今聖上濟英雄之志，百戰百勝，以有天下，將佐雲集，士勇技精，飲馬則河水乾，磨劍則山石缺，戰船千艘，雄象百數，天下精兵，悉聚京師，而縱賊不擊，此所謂養虎遺患也。昔唐憲宗從黃裳之請，以法度裁制藩鎮，卒成中興之功，由唐以來，豈無忠言以啟之乎。恭乞裁斷行之，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，其在於此。”

辛亥十二年明萬曆三十九年。冬十月十六日，傘圓山崩凡十二丈餘。

十八日，安越縣天雨血，凡一日夜。

壬子十三年明萬曆四十年。秋八月，御史臺僉都御

史、芳泉伯阮惟時與十三道監察御史范珍等啟言於平安王，以爲：“民者，國之（木）〔本〕，治國之道，愛民而已，又聞天與民一理，民心悅則天意得矣。是以善爲國者，愛民如父母愛子，聞其飢寒爲之哀，見其勞苦爲之恤，禁其苛暴，止其擅賦，使民皆遂其生養，而無愁恨嘆息之聲。此所謂知治國之道，使民之誼也。今聖上有意於民，一政之施，務在養民。一令之行，深戒擾民。其愛民之心，真天地父母之爲量者。第奉行者未能仰體德意，務行苛虐，競爲奢侈。該一縣則困一縣之民，該一社則困一社之民。凡其擾民之事，無所不爲，使天下之民，男或無衣，女或無裳，歌唱之席不復置，婚姻之禮不復備，養生送死無所資，飲食日用無所給，貧弱氓隸，昆虫草木俱不得遂其生。是以感動天地，致天心未上順。洪水之災，泛溢過常，得非時政所關，其可不恐懼脩省，思所以致此之咎乎。必能行保民之政，則下順民心，上合天意，而轉災爲祥，年穀屢登，家人給足，海內昇平，國家億萬年之基業，今其自是有永矣。”

冬十月，太傅、清郡公鄭杞擒得偽蕭國于天健山。蕭國，金榜不奪人也。

癸丑十四年明萬曆四十一年。春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中格裴必勝等七名。至廷試，賜阮俊等七名並同進士出身。

夏四月，遣正使劉廷質、阮登，副使阮德澤、黃琦、阮政、阮師卿等二部如明歲貢。

五月望，月有食之。

六月，順廣太尉、端國公阮潢卒。

秋七月望，月有食之。

八月，命太傅、清郡公鄭柟經畧安廣等處，恢拓境土。所至人民歸附，留屬將鎮守而還。

冬十一月，命朝臣分行各處，問民疾苦。漂流者饒役三年，使得安居復業。

甲寅十五年明萬曆四十二年。夏六月，敕封王孫鄭杖爲廉郡公，鄭柞爲榮郡公，鄭棕爲香郡公，鄭榜爲會郡公，鄭榛爲普郡公，鄭櫟爲朗郡公，鄭栻爲倫郡公，鄭棣爲和郡公。

秋九月，封王子鄭棣爲瓊郡公，以刑科都給事中阮有作爲海陽參政。

冬十一月，雷鳴。

乙卯十六年明萬曆四十三年。春二月，朝堂阮澧等啟陳時弊凡八條，平安王嘉納之，特厚賞賜。

三月朔，日有食之。二十八日申時，弘烈，盛烈等社陂無故水涸。當五刻後復如故。

秋閏八月，遣少尉、舒郡公阮景堅等與刑部尚書兼東閣學士、美溪侯阮澧等迎接使臣回還。

丙辰十七年明萬曆四十四年。春，正月二十六日，月有食之。是月，會試天下士人，取中格武勉等四名。及廷試，賜黎致用等同進士出身。

二月，以吏部右侍郎、春陽伯阮名世爲戶部左侍郎，工部右侍郎、禮川伯阮克寬爲刑部左侍郎，御史臺

僉都御史、芳泉伯阮惟時爲副都御史。又論奉使功，陞寺卿、仁嶺伯劉廷質爲吏部右侍郎，福岩伯阮登爲戶部右侍郎，並加侯爵，參政、唐川子阮政爲太僕寺卿、伯爵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陞署衛事、東陽侯阮文祚爲沔郡公，花陽侯王珠爲浦郡公。

秋九月，戶部左侍郎、衍嘉侯黎弼四，吏部右侍郎、仁嶺侯劉廷質等啟言於平安王，以爲：“天心仁愛，必形於譴告之中，或不知自省，天又出災異以警惧之，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如此。其至本年五六月間，農務正殷，天既作旱暵，耕民缺望。茲八月日，禾穀方成，天又降旱災，遠被郡國。一年二旱，災異間見屢出，閭里之民，多有嗟怨，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歟。茲聞令催清華處各縣社逐項選益另兵，恐非閱選之時。若此令一行，其諸權勢所該，隨而效之，更加選補，民命將何以堪。恭乞以敬天恤民爲心，酌停益兵，以爲仁政之事。如此則民心悅，天意得，和氣致祥，甘雨降，嘉禾興，黎民陶給足之休，國勢莫泰磐之壯，而祚胤永無窮矣。

丁巳十八年明萬曆四十五年。春，正月望，月有食之。

以郎中裴秉彝爲安廣道監察御史，以其舉宗忠義始終全節故也。又以郎中杜世隆爲廣南道監察御史，以其父有功於國，故擢用之。

秋七月十五日，有颶風大起，水潦淹浸，禾穀盡空。

十六日，月有食之。

加吏部尚書掌六部事兼御史臺都御史、澧郡公阮文階爲少傅。

九月，時五穀當熟，颶風大起，鹹水破潰，近海之民多被其害。

山西處大蝗。

戊午十九年明萬曆四十六年。春，正月望，月有食之。

二月，命太傅、清郡公鄭樵率屬將舒郡公阮景堅，澧郡公阮文階，拔郡公，缺名。右郡公謝世福，登郡公阮啟，附郡公阮濕與督視禮部左侍郎、芳蘭侯阮實。又命太保、萬郡公鄭椿，率屬將貢郡公黃廷逢，倫郡公鄭栻，普郡公鄭榛，明郡公鄭櫟，與督視副都御史、芳泉伯阮惟時等，分爲二道，進兵會擊莫慶王及偽智水等，賊黨聞之，皆遠遁。

太傅、清郡公鄭樵密差富祿侯缺名。斬得偽立郡公。

三月，命太保、鎮郡公鄭林率屬將祿郡公，缺名。會郡公鄭榜等往伐武崖偽黨，以刑部左侍郎、禮川伯阮克寬爲督視。又添差左軍營將士一千，前軍營將士一千與俱進擊。賊黨聞之震駭，悉皆解散。

夏四月，時穀大豐稔，乃分遣培築各處堤路，以防水患。

是月，安定縣丹泥上社銅鼓山崩，命官往告祭之。

二十四日寅時，有彗星見于西南方，形如紅絹。

二十八日酉時，有星直騰西方走，形如帛疋。

閏四月，命太傅、清郡公鄭梈，太保、萬郡公鄭椿等督領象馬士卒，往伐偽豪郡徒黨于安勇地方，諸軍被嵐瘴而回，士馬多損。

秋八月，天雨金，形如黃米。又雨米，如黑米。雨酒，如甘酒。

九月，時有白氣，形如鉞直立。每夜五更常見在東南方，經是月下旬，至十月上旬始滅。

冬十月四日，吏部左侍郎、富春侯吳致和，戶部左侍郎、衍嘉侯黎弼四與范珍等啟言於平安王曰：“竊見本年九月下旬有異星，寅刻見于南方，長一丈餘，又有雷動非時。前月又有雨黑米雨沙金等，事涉於恠異，得非時政所關。其他背理傷道，難以疏舉。謹以六事陳之。其一，乞脩德以祈天命。其二，抑權豪以養民力。其三，禁煩苛以厚民生。其四，抑奢侈以豐民財。其五，禁盜劫以奠民居。其六，修軍政以護民生。”時帝以國家庶事委平安王總裁，故洞達謹啟，欲以上聞，輔行仁政。

吏部右侍郎、仁嶺侯劉廷質啟言于平安王曰：“竊聞天降災祥，在德與否。作善則降之以祥，不善則警之以異。然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，是以古人以天自處，而致謹於天命之際。漢文帝克承天心，而變異消弭。宋景公一發善言，而災星退舍。國家自恢復以來，天地未應，美祥未至，而災異頗有疊出。本年秋候，天雨黑炭，則是異也。而當時諱言災異，指爲雨米，豈至和如史皇之時，而天爲雨粟者乎。天雨黃沙，却是怪也。而

術士好言祥瑞，指爲雨金，豈亨通如夏禹之世，而天爲雨金者乎。意者，既示之警，或未省悟。九月下旬，越本月旬，異星見于東南方，見者無不駭慄，尤非小異也，得非德之未脩，政猶闕失，而致然歟。今政事所行，不逮往年，命令之布，駭將不體上人寬恤之意，務行苛虐，竭民財產，愁苦之聲，足以感動上天。而天警以恠異，人主覩是，宜以自省也。恭願謹祇天戒，惠養小民。凡一毫有便於民者行之，一弊有妨於民者去之，尤且施仁政於民。京畿庸坊之民，所當恤也，則號令諸將，禁戢攘奪，以強天下之原本。清華四政之民，所當恤也，則申敕諸將，勿爲煩擾，以壯國家之堂基。如此，近者被其澤而說，遠者聞其風而來，斯得民矣。人心悅於下，天道應於上，將見灾星轉爲景星之祥，沴雨轉爲甘雨之瑞，諸福之物，無不畢至，而王道大成矣。”

朝臣上奏，其略曰：“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人事不脩，天以灾異譴告之。茲本年九月下旬，越本月上旬，每夜五鼓，沴星現東南方，形如白雲，形如白練，形如尖梭，形如芒刃，頭尾尖細，視之駭異^{〔1〕}。又有雨下金如土，雨下米如黑，雨下酒如甘，並非時之雷，灾異稠見，變不虛生。意者，內有失德，外有失政，紀綱彫弛，法令未張，官吏苛刻，民星搖動，人事多失和而致然歟。謹案周書，王省惟歲，卿士惟月，庶民惟星，盖言人事有得失，休咎之徵，各以類應。茲年異星夜見，灾沴並作，此上天示戒，乃恐懼憂勤之日，

〔1〕 內閣官本作“異”，國子監本、引田利章本、陳荆和本作“慄”。

見天心仁愛，每寓於譴告之中，請脩德以禳之，可乎。昔宋景公一發善言，而灾星爲之退舍；宋太宗一開齋禳，而彗星自然隨滅。視前代所行之事，可爲徵驗。臣等伏乞高明大德，因灾而惧，側身脩行，設祈天壇，齋戒密禱，庶幾誠心感格，玄象隨應，彗星退舍，和氣致祥，陰陽調而風雨時，群生和而萬物殖，海宇措衽席之康，國家置泰磐之壯，基緒之傳，今其自是有永，于以衍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。”上覽其奏留中。

十一月，夜五更，彗星見東方，月餘始滅，朝臣啟于平安王曰：“本年九月下旬，有異星見于東南方。本月十一日夜，再有異星出現，其灾異屢見如此。意者，上德有所未脩，政事有所舛紊，人謀或有異圖而致然歟。如人君垂拱於上，所親者，正人，所行者正道。間有細人出入內殿，導引爲非。如官方已有吏部，反特許職名非例。賦稅已有戶部，反差人到民爭收。詞訟已有該勘衙門，間有聽人誣告，捉人取財。軍項已有府司衛所，間有差人勾取軍色重役。乞具本革前弊照行，紀綱法度，已有成憲具在。如該將止許該兵，不有該民，茲各該官專民、專財、專殺。又私選益兵，一家至五六人，重收官稅，一田至兩三租，該總該社，勾勘戶婚田土諸訟，水路陸路，私置巡司巡察衙門。乞令諭諸將，一切停罷。他如陰有異圖，乃人謀不軌，恭望裁察。這此等弊，乃亦天星示警，正恐惧脩省之日，宜宣召大臣與諸王子，諭以王業艱難，改革弊政，務悅民心，庶幾人心悅，天意得，灾星轉爲景星。世治陶爲至治，太平

做十分，祚胤傳億載，國家基緒。今其自是有永矣，王留思之。”

己未二十年六月以後，神宗永祚元年，明萬曆四十七年。春，正月十六日，未時，大火起自王府門後，延燒兩邊庸坊，透入朝堂端門樓及左右直廬，皆空盡。

二月，會試天下士人。取合格陳有禮等七名。及殿試，賜阮瀨進士出身。裴球等六名同進士出身。

三月，平安王往東津樓觀舟，回到三岐路，忽有伏銃發射王象，捉得其人，監拷，知帝與王子鄭椿陰謀殺王。

夏四月，王使太傅、清郡公鄭柑與內監岳郡公裴仕林入內殿鞫問，遂盡得其狀。

五月十二日，遂逼絞帝。崩後追尊爲惠皇帝，廟號敬宗。

六月，皇子即位於勤政殿，改元爲永祚元年，大赦。

初萬郡公鄭椿陰謀射殺王父。至是，黎弼四劾之，仍監于內府。

神宗淵皇帝上

諱維祺，敬宗長子也，在位二十五年，遜位六年，復位十三年，壽五十六歲而崩，葬群玉陵。帝隆準龍顏，聰明博覽，深畧緯文，可稱令辟，然宮闈無制，教惑浮屠，此其所短也。

其母端慈皇太后鄭氏玉楨，乃尚父平安王之次女也，以弘定八年丁未十一月十九日誕生。及敬宗崩，平

安王尊立爲帝，以誕日爲壽陽聖節。

庚申永祚二年，明萬曆四十八年。明神宗崩，太子光宗即位，纔六月而崩。熹宗遂即位，改元天啟。

遣正使阮世標、阮珙，副使裴文彪、吳仁澈、阮奎、阮俊等二部如明歲貢。

辛酉三年明熹宗天啟元年。秋八月，東方有白虹見^{〔1〕}，長半天。

壬戌四年明天啟二年。秋八月，天大雨，內城頽壞六七處，凡三十餘丈。

癸亥五年明天啟三年。春，會試天下士人，取合格范丕建等七名。

夏四月，殿試貢士。時弘化月圓人阮秩潛借人代行文，事覺，上不悅，故是科不賜黃榜。

五月，報天寺門石井無故填壞。

六月，平安王感冒，乃與文武百官謀擇世子。十七日，朝臣謹奏，以王世子太傅、清郡公鄭梈掌兵權。又以次子太保、萬郡公鄭椿副掌兵權。十八日，鄭椿自率本兵（象）〔衆〕馬銃礮排插橫亭處，使奠郡、蟠郡等將兵破入內府，掠取象馬金銀財物，逼王出遷于城外，因縱火延燒京畿各處。時掌監岳郡公裴仕林見事變，挺身扶王於危疑之頃。是日，王世子鄭梈與群臣協謀，乃使其弟太保、勇郡公鄭楷奉迎聖駕，扈從調護，王世子鄭梈會文武百官于清池縣仁睦市，論行軍務。時平安王播遷于清池縣黃梅社館泊處，使裴仕林衛入親弟奉國公

〔1〕 陳荆和本缺“見”。